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出。出力。这是与收获有关的一个劳动专用语。有刨开土壤、收获的意思，必须是带根刨起来，在村里叫“出”。没有带根状的不能叫“出”。

书上说的“出发”，“出行”“出阁”“出恭”“出嫁”都与这个“出”无关，它们只带家眷不带“根”。在村里使用时，它更多应用范围是出葱，出蒜，出萝卜，出白菜，出红薯，出花生，出洋姜。

种子进入地里，暗无天日，密不透风，终于来到地面，脱了泥土的衣服，要出来，这才叫“出”。一颗萝卜出来后，要直腰，萝卜咳嗽，看苍茫大地，它长长出一口萝卜清气。在村里使用“出”这一口语，是站到植物的立场上而言的。

不限于小元素，大动作如伐木刨树，也叫出树。村西李伯田1980年还是一位少年，开始跟着他师傅的拉锯队到城里“出树”。他到过新乡，焦作，安阳，滑县，长垣，鹤壁，濮阳。二十岁前把北中原几乎走遍。

“出树”不需要精密设备，只带一把铁锹就可游走挣钱。每到一个新地方，他在铁锹上画一个记号。有十道说明已到十个地方。后来，看到自己一把铁锹把上划满印痕，像一杆镶满星星的大秤。

## 出

城市居民区多在小巷胡同里，生长有碍事的大树，影响人民生活，刨树是个朴实话，要会上树，有力气，这些李伯田从小具备。刨一棵树十元或二十元，有时主人家管顿饭，有的树上空有高压线，要加上几十元不等的“危险费”，“因树而异”。李伯田到城市出树，出了好几年。他统计过不下百十棵。有次忽视了树上有鸟巢，还被喜鹊叨破过头。

师傅嘱咐他：出那些让人看着年久荫深的大树，得先系上一条红绳。辟邪。

最近一次，他在道口南关出一棵黑槐，眼一花，从树上栽下，人残废了。出来后整日望着一把划满印痕的铁锹发呆。

他躺在床上，说：“忘系那一条红绳了。”

他娘埋怨，说：“都是出树出的。”



## 一架扁豆，一架秋风

秋风中，与一架累累扁豆相遇，觉得秋色丰饶，寻常巷陌间也有繁华。仿佛那扁豆架是一座紫色的草庐，里面住着淳朴洁净的妇人，她的微笑里有着温暖丰厚的情意。

平常的日月，无惊无艳，但自有一种沉实和动人，就像一架扁豆在秋风里。

每日出门和回家，会路过巷子口的一户人家，那家院子里种有扁豆。夏天，那扁豆只是在勤快地生长叶子，枝枝蔓蔓，层层叠叠，大江涨潮一般地汹涌堆绿。紫梗绿叶，我知道秋天一定会结紫色的扁豆。

暮色微浓时，会看见女工人在扁豆架边浇水，整理乱爬的茎蔓。中年的女主人梳着短发，着白底蓝花的棉质家居服，看起来是一个素淡的女子。半开的窗户外轻轻飘出细细的女音，细听是黄梅戏。我不知道这个素淡的女子有没有过崎岖的内心，但我知道，在这个暮色下的小庭院里，她是安然而恬静的。提壶浇水的她，和她的院子一起，美得像一幅风俗画。小庭院，老戏曲，秋风年年吹，时光尽管滔滔地逝去，日子敦实又静谧，这是尘世大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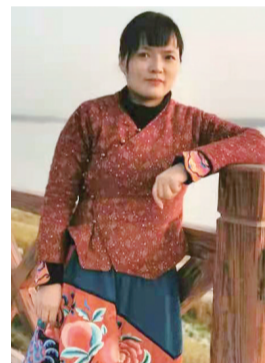
植物里，扁豆生长很神奇。我以为它很有母性，春天一棵秧苗，到秋天已经蔓延得满墙满院都是，简直像母系部落的部落。从前也种过一架扁豆，在单位院墙边。起初只是孱弱的一根茎蔓沿细竹子往上爬，哪知道一两个月之后，竟肆意葱茏成一片，娘子军一般，兵临城下，向着院墙头攀登。秋阳下，一串串的紫耳朵竖起来，像在招手听风，又泛着灼灼的光。我常站在扁豆架边，看它们开出一穗穗的紫花，看那些萎谢花朵里探出弯弯的小扁豆，看那些小扁豆渐渐就拱圆了小肚皮。在秋风微凉里，在暮色灿灿里，看这些成群结队的紫扁豆，会由衷地觉得日子殷实，觉得时光温厚可亲。

吃不完的扁豆我会放开水里焯一趟，然后滤掉水，秋阳下摊开晒干，成为扁豆干。黄昏去阳台收，竟都变成米黄色了，也皱了，好像满面皱纹的老者，阅尽沧桑却又沉静淡然。冬天，和家人一起分享一道佳肴——肉焖扁豆干。在大雪深冬，关门闭户，与家人分享自己亲手种下亲手采摘又亲手烹饪的一道肉焖扁豆干，自觉这日子朴实里又透着隆重。希望来年还种扁豆，还这样读着深冬严寒天气。显赫富贵其实没那么重要，没那么迫切，暖老温贫在秋风里，这日子也自有静美和深意。

据说郑板桥当年流落到苏北小镇时，在自己的厢房门上写有一副对联：一庭春雨瓢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。想想，在一个偏僻的小镇，茅檐低矮，过的是清苦的乡居生活，可是板桥先生不以为意，他总能在寻常物事里看出一些动人的美来。画竹的间隙，抬眉看自己这小庭院，菜蔬青碧茂盛，春有青嫩的瓢儿菜，秋有肥硕饱满的弯扁豆，半是为着吃，半是为着赏了吧。物质上简单些，精神上就能走得高些，宁静淡泊地生活，彰显的是一种风神潇洒的姿态。

清秋出游，去乡间，桂花的袅绕香气里，诗行般的畦篱落间，总能遇见那些素朴却也蓬勃的菜蔬和水果。而我最喜欢看的，还是秋风里那满架摇动的扁豆。那么寻常，又那么绚丽。那么偏僻寂寞，却又那么欢喜自适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小寒已过，南方的湿冷也有些侵骨了，只仍旧未雪，园子里的梅花含苞月余总不见开。大约无雪开得亦没有生趣，便懒了。天冷且懒，又缠绵落了两三个月雨，连出门的兴致也没了，最好是拥被读张岱。我倒想抱炉来着，如今鸽子笼里住着，灰烬余星也不见，总不能有儿时姊妹几个炉灶旁簇拥的暖。火光由灶膛里映入眼底，便循着这“人口”奔突进了血脉一般，由脚底到头发丝都畅快得要呻吟。一壁灶火烘着，一壁听祖父讲故事，饿了便扒拉出先前埋在灶灰里的红薯，拍了灰剥了皮，吸嗦着吃下肚，肠胃都被烫得熨帖了。暖和便昏昏欲睡，祖父一直讲着故事，听得双目圆瞪舍不得睡。成年后，儿时炉灶旁的故事往往在书里遇见。

今日读的是《夜航船》，书里便遇见许多炉灶旁的故事。如曾参杀人，庄子鼓盆而歌，吐谷浑阿柴折箭训子种种，都是祖父留的念想。

这些典故也曾其他书里读到，却不曾如此密集地真如灶旁听故事般一则一则缓缓道来。儿时不甚了了的因由，此刻方来反刍，竟都豁然开朗。如张子《四书遇》序言里言：“间有不能强解者，无意无义，贮之胸中，或一年，或二年，或读他书……触目惊心，忽于此书有悟，取而出之。”这真真是他日邂逅相遇，而成莫逆！

那时总不懂庄子为何妻子过世反箕踞鼓盆而歌，又听过祖父讲《劈棺惊梦》，便认定这位先贤道貌岸然。如今再遇竟在这桩事上将庄子引为知

## 阿奴火攻

己，生死尚能通达，还有何事不悠然？

又有一则“火攻伯仲”，儿时如何也无法明白，兄弟姊妹间怎会相互嫉恨？原文录下：周顛弟嵩，因醉詈其兄，曰：兄才不及弟，横得重名！然蜡烛投之。颜色无忤，徐曰：阿奴火攻，诚出下策。

若我记忆无误，故事原出于《世说新语·周顛传》。这周顛就是“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”典故里的伯仁，两晋名士，丰神俊秀又性情宽厚。如此男子，我简直爱煞，但恐怕与他就近的同性就没有这样怜爱了。因为与他相比，如何都会显得自己式微，便有了他亲兄弟周嵩的火攻下策。周嵩小字阿奴，借酒醉将素来深埋的嫉恨爆发出来，以至于点燃蜡烛扔向伯仁。伯仁只微微一笑，缓缓道一句：“阿奴火攻，诚出下策。”其宽厚可见一斑。

写到处此不免思量，须与宗子商榷一二。嫉恨是源于他人太优秀还是自身少信心，抑或心性太窄？恐怕后二者居多罢，因嫉妒而变得让人瞠目结舌的人与事层出不穷。且嫉妒往往源于切近，远了倒成了怜惜，向往乃至崇敬。比如阿奴之于伯仁，比如王熙凤之于尤二姐。阿奴断不会妒王导、谢安们，倒倾慕他们的清峻风流，烟云水气。仍旧是距离因素。

电影《东邪西毒》里西毒欧阳锋有一句极经典的话：“任何人都可以变得狠毒，只要你尝试过什么叫嫉妒。”嫉妒果然不是好东西，让亲者生罅隙，疏者起怨念，有了怨念离狠毒也不远了。

记得《幽梦影》里张心斋有言：“才子遇才子，每有怜才之心；美人遇美人，必无惜美之意。我愿来世托生为绝代佳人，一反其局而后快。”我想了半天，似乎常见文人相轻，谩骂腹诽使绊子，这一派诗人与那一派作家争得牙龈出血。莫非还算不得才子？我自个儿见美人总起怜爱之意，恨不得一天三见，与她品茶饮酒扯闲天聊男人。是自己不美，想掠人之美？来世也让我托生为绝代佳人吧！遇个美人妒一妒。

陡然生起一念，在我看来宗子才学实在比心斋高妙，若他二人比肩，心斋会使“火攻”之策不？呵呵，一笑。